

# 國士典型陳方（上）

李白虹

## 念紀芷町先生（本文插圖刊第4、106頁）

### 江西才子家學淵源

兩肩道義，萬古襟懷，慷慨當年推國士；  
一代才華，千秋志節，憂危今日哭先生。

這是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九月廿七日陳芷町先生逝世時追悼他的輓聯，筆者追隨芷町先生共事達七年之久，認識頗深，可惜這枝拙筆實不够表達對他的悼念與欽仰之忱；幸好另有葉公超、程滄波在「芷町書畫選集」中親書的「序」「跋」，以及陶希聖的輓詞，章士釗的「懷芷町」律詩等，對芷町先生的才華與志節，均有更深刻的評述，這些名家翰墨自足以流傳不朽。

陳芷町先生多年在先總統蔣公中正的幕府（由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政務局至總統府第二局）有許多貢獻與建議，可說是兼經濟與文章之長。其個性豪放不拘小節，但持身嚴正、清廉自守，痛惡政治上貪污不法與投機變節之行為。對人從不阿其所好，故作溢美之詞。每有所主張，則慷慨陳詞，直言不諱。平日交遊，以道義相尚，肝胆相照，故人皆稱為「性情中人」。至其才藝則兼「詩」「書」「畫」三絕，在海內外尤名重一時。

芷町先生單名方，字芷町，民國前十五年（一八九七）陰曆五月初三日生。原籍江西石城縣屏山鄉。他自幼聰慧過人，豪邁磊落，不願墨守成規。其父善吾先生國學造詣甚深，在鄉執教私塾，對他督教甚嚴，曾令閉戶苦讀三年，熟讀經史典籍及唐宋各大家詩文，尤對資治通鑑及戰國策等書特感興趣，日後芷町先生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尤擅長詩文，均與幼年學養有關。

芷町先生在青年時期肄業於南昌高等學堂，三年結業，時值清末民初新舊思想的轉型期，芷町先生思想敏銳，對經濟財政與人治法治等問題尤多體會。每有考試，他所寫的答案，多具有特殊見地，行文更精闢暢達，故在校成績冠於儕輩，致有「江西才子」之稱。在此有一插曲值得一提：民國四、五年間，袁世凱僭位「中華帝國皇帝」，改元「洪憲」，一度恢復古代科舉考試制度，芷町先生因好奇心理，曾參加科舉考試，不料「牛刀小試」，竟名列前茅，獲贈獎金銀洋二千元，一時傳為佳話。

民國十一年芷町先生與邱淑柔女士結婚，邱女士係江西寧都望族，書香門第，其兄邱椿留美學成後曾任北平各著名大學教授；其弟邱楠，亦以文采馳名，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

### 燕京翰墨奇緣知遇

民國十四年初芷町先生赴北京，寄寓江西會館，一時無適當工作，生活困窘，乃撰文投寄各報章雜誌，博取稿費以挹注生活費用。時值段祺瑞組閣，召開全國善後會議，以舊國會議員楊永泰（暢卿）為善後會議財政委員會委員長，擬訂整理全國財務計劃，公諸報端，徵詢輿論意見。芷町先生乃撰寫有關國家財政金融應與應革事項之長篇專文，在報上發表，楊氏閱報，甚為欣賞，乃派人向報社查詢作者姓名住址，訂期晤談。當時芷町先生以一年約三十歲之青年，風度翩翩，侃侃而談楊永泰所詢的財政問題，大有戰國時代策士縱談天下大事的氣概，楊氏深表嘉許，當即任為財委會秘書，他最初雖不甚諳悉公牘程式，但因文思敏捷，經楊氏略加指點，不久即成熟手，績效斐然，楊氏甚為倚重，獎掖有加。民國十四年七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所屬各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國民黨堅決反對善後會議各項措施，段內閣旋於十五年四月崩潰，而此時北洋軍閥又形成循環內戰。楊永泰遂離京南下。芷町先生亦鑒於軍閥對智識份子時加迫害（例如槍殺新聞記者事件），內心甚為悲憤，為環境

所限，難有作為。乃於民國十七年挈眷赴上海，另圖發展。在滬雖與楊永泰時有聯繫，但楊正奔走於廣州、上海之間，冀由黃郛、張羣等之援引，為國民政府效力；祇因其過去在護國與護法時期曾隨岑春煊排斥國民黨人，故一部份國民黨老輩人物對楊永泰殊為不滿，暫難出任要職。

民國廿一年六月至廿三年九月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在武漢設置「豫、鄂、皖三省剿共總司令部」，派楊永泰為秘書長，芷町先生受聘為機要秘書。民國廿二年五月蔣委員長又設置南昌行營，楊永泰仍任秘書長，芷町先生亦以秘書名義隨營襄助。

當時蔣委員長先後宣佈「攘外必先安內」及「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戰略與政略方針，楊氏亦竭智盡忠，籌劃執行，有關地方綏靖政務與剿共軍事配合之各項計劃方案，多由芷町先生執筆撰寫，可謂相得益彰。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南昌行營撤銷，同年三月設置委員長武昌行營，楊氏續任秘書長，十一月楊氏隨蔣委員長入四川，協助在峨眉山集訓川軍各中下級軍官，芷町先生均隨行。民國二十五年楊氏轉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芷町先生隨任機要室主任。回溯二十三年上期，芷町先生有意轉任地方行政官吏，但楊氏因倚畀方殷，強留幕府，芷町先生內心不滿，遂請辭職返鄉，楊氏乃另加特優待遇，例如保薦兼任武漢特稅處會計長，及其他額外津貼等，每月收入共約一千五百元，楊氏對同事戲稱：「芷町收入比國府主席高多了（按當時國府主席月薪為八百元）！」芷町先生乃不

復求去，蓋非為「多金」而留，實深感知週之隆，所謂「人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也。日後楊氏女公子並與芷町先生次子潮青結褵，成為兒女親家，實非偶然。

### 陳布雷慧眼識英才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陳布雷先生（又名「畏壘」）就任蔣中正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二十六年六月下旬，委員長至廬山，鑒於國內憂外患交迫，日軍咄咄進逼，乃約集國內學術教育界名流，舉行「廬山談話」，以交換意見。七月一日布雷先生趕赴牯嶺，協助蔣委員長處理有關「廬山談話」事宜，此時芷町先生亦隨其他單位至牯嶺，故與布雷先生接觸談話機會甚多（按布雷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曾任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而芷町先生當時任南昌行營秘書長永泰之秘書，於公務接談之間，早已了解其操守與才略）。布雷先生即邀其入侍從室相助，蓋彼此以文相會，真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對日抗戰全面展開。布雷先生隨蔣委員長駐節南京，急電調芷町先生入京。同年九月芷町先生入侍從室工作，當時侍從室第二處內設第四、第五兩組，第四組掌公文處理；第五組掌研究工作；包括內政、法制、文化教育、國際時事，中日關係及經濟等類，另有英、法、德、日、俄五國語言之翻譯工作，指定組內秘書分別擔任。第五組長為周佛海，最初芷町先生亦為該組秘書之一，後布雷先生深感第四組原任組長不諳政務與公文處理，至以為

苦，乃於民國廿七年內決定更換第四組組長，改由芷町先生接替。此中經過，布雷先生於「日記」中有如下一段：

「近年以來蔣公身任要職，文書萃集，抗戰以後黨政各方請示裁決之件尤多，若無適當人選，明悉系統、擅長處理、且能文詞，則余必事事親理，既不勝其煩，又必至誤事也。去夏廬山談話，芷町願來相從共事。抗戰起後即調來京，乃為張祕書長調入軍委會祕書廳任機要組長，今軍委會已改組，芷町可來侍從室，余遂為請於蔣公，以彼担任四組事，芷町才具敏瞻，且亦勇於負責，而其信仰統帥，感激圖報，則在行營時已有甚深之關係，故一般同志或有以其曾從楊暢卿共事而疑其有派別作用者，余則深知其空闊而平直也。」

芷町先生担任第四組組長後，在公文處理上有許多改進，例如：（一）將各方呈蔣委員長之公文改列成「簡表」（對內稱為「呈表」）使一目了然，節省批閱時間；（二）審度輕重緩急，最急件不經普通程序，優先「提呈」；（三）規定組內工作同仁採取「責任制」辦公，最急要之公文，必須每日起辦完成，否則應自負貽誤之責，但不規定刻板之辦公時間，同仁上下班時間有彈性。布雷先生對芷町先生處理公文之能力有高度信任，故平日呈蔣委員長之公文「簡表」，除特殊情形外，均先行核簽繕正，再送布雷先生蓋章後即呈上，

如此省去布雷先生先核閱簽稿之程序，效率大為提高。

芷町先生同時商承布雷先生設法充實組內人才，例如有關外交英文文件之處理，由沈參事宗濂負責；有關經濟財政公文之處理由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高考名列前茅之陳漢平君負責；有關中國國民黨黨務公文之處理：由中央黨部資深幹部葉實之君負責；有關蔣委員長對黨國榮典題詞及對外頒贈壽軸輓額等由國學造詣深湛並擅長書法之沙孟海君負責；此外，如担任委員長接待外賓時英語翻譯之沈祕書昌煥，担任官邸公文承轉及手諭傳達之俞祕書國華，孫祕書義宣，担任委員長對外演講記錄整理之蕭祕書自誠，曹祕書聖芬等，在名義上均屬第四組編制，但在業務上直接承蔣委員長之命辦理，必要時來組內與芷町先生聯繫，或商請作事務上之支援。

### 精細快捷四字推許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筆者經張厲生先生（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祕書長）向布雷先生推荐，獲准以侍從至上校祕書名義，在第四組工作。事先經布雷先生約談暨芷町先生面談後再簽報蔣委員長核定。茲將布雷先生原函抄附如左：

「白虹同志大鑒：日前盤談，殊深快慰。承寄示近著多種，雖約窺一斑，而兄之條理明晰，文字暢達，固知名下無虛矣。做同事陳芷町兄亦對兄深致企佩，不知兄有意與之一盤談否？倘日內有暇，請於

星期三、四下午四時許（以星期四尤便）移駕至中山路德安里侍從室四組一訪芷町兄，彼必竭誠歡迎也。順頌  
時綏

弟陳布雷頓首五、十九、晨

筆者應約準時前往，芷町先生晤面後並不多事寒暄，即坦誠相告：侍從室第四組之工作性質與其他機關不同，係担任黨國領袖 蔣委員長之機密幕僚工作，負責處理各機關呈蔣委員長之政務性公文，經研究審酌後可簽擬意見，如經採納批示，即以蔣委員長名義正式行文，故須注意：（一）研簽時係以蔣委員長之心為心，審度當前國家處境，剖陳利弊得失，換言之，即應「胆大心細」；（二）應「絕對保密」，對任何至親好友均不可洩露所經辦公文之內容，以免為敵人所乘。筆者入侍從室就任時，由芷町先生分配工作，除外交，財經，及黨務各類公文外，其餘如內政，司法，水利，僑務，社會（含賑濟），與行政考核等一般性政務公文，均由筆者負責處理。筆者與芷町先生同一辦公室，因感責任重大，每於簽辦重要公文時，均先口頭將研究所得之意見，請其裁量後始正式簽擬，芷町先生經驗豐富，精明果斷，但對疑難複雜之問題，則不厭其詳，反復研討後，再指明處理之要領，使筆者獲益匪淺，經過相當時期之歷練，頗能得心應手，芷町先生對筆者簽辦之公文案件，曾以「精細快捷」之語相推許。

### 知無不言言必中肯

民國廿八、九年間，正值對日抗戰最緊張階段，芷町先生對行政院所呈有關經濟緊急措施，糧食管理及平抑物價等公文案件，除於必要時簽擬意見外，特重掌握時效，以最迅速方法提呈蔣委員長批示，同時亦常擬呈專案建議意見，多蒙委員長採納，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生前曾親口對筆者及同事好友說「陳方（芷町）思想精細，他對委員長的意旨，認知深切，凡他所研擬的辦法，大多都與委員長的思維接近，切合時勢需要，容易推行，同時他的文字簡明暢達，敘事透澈明快，對有顧慮之處均一一說明，使上級看後，樂於採納。」

旋行政院設置臨時性之經濟會議，特聘芷町先生兼任顧問，凡有所諮詢，芷町先生知無不言，言必切中肯綮。芷町先生與布雷先生作風相同，雖對國家貢獻甚多，但不居名，不居功，故深獲蔣委員長之倚重。

有一次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親持手寫的大字一幅，要呈送蔣委員長，其內容為「三國演義」開頭的歌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筆者經辦此案，當向芷町先生說：「此文件我無法簽辦！」芷町先生會心的一笑說：「就原件呈上，不必簽辦。」因為當時馮玉祥左右已被中共滲透，恐慮他離開國民政府到莫斯科去，此文件係以發牢騷方式，衝撞蔣委員長，當然文件呈上之後，是「不了了之」，馮玉祥後來果在赴俄途中遇難。芷町先生在公餘常與若干書畫名家縱情共飲，醉後吟詩作畫（寫竹），不巧

某次正值大醉之際，侍從武官來通知：委員長有事召見，他只好前去謁見，首先就報告：「我今天喝酒醉了！」幸蔣委員長也不以為忤，微笑着說：「下次再談，好了。」

### 患難相助情同家人

侍從室內共有三處，除第三處由陳果夫先生主持在南溫泉辦公外，第一、二處均在曾家岩辦公。一、二處同仁均知芷町先生擅長財經業務，並勇於負責，特推舉為「侍從室合作社」常務理事，芷町先生為同仁服務自不便推辭，當派鄒起盤君為經理。在抗戰時期物資極度缺乏之情況下，芷町先生措施得宜，對同仁必需之福利品供應無缺，故深為同仁所愛戴。

芷町先生平日對組內同仁均坦誠相處，患難相助，情同家人，充分發揮中國國民黨所倡「情感道義」之精神。例如組內有一工友某次在外犯錯涉案，經筆者簽准予以開除，但對方當事人竟誣筆者「便利脫逃」，案由軍法執行總監部審理，芷町先生遂挺身而出，力辯其誣，並商承布雷先生致函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將軍予以澄清結案。又如組內鄭秘書秀民為一具有特殊智慧與技能之人才，對各方呈送公文列為「簡表」，僅用紅鉛筆在原件上劃線作標誌，照抄繕正，即化繁為簡，內容毫無遺漏。其本人即住宿辦公室側，窮年累月，日夜不離，真可謂盡忠職守；但其個性孤僻暴躁，有時對芷町先生出言不遜，芷町先生均予寬容，不加咎責。另有一趣事值得一提，組內有最年輕之書記官周鑫君住侍從室宿舍，公餘

與鄰居吳國楨（前上海市長）之公子嬉戲，偶生糾紛，吳氏家人訴請芷町先生處理，芷町先生笑答：「此事既為兒戲，不必計較也。」民國三十三年抗戰正熾之際蔣委員長倡導十萬青年從軍，本組同仁因芷町先生平日以精神相感召，故何怡親、張志超君等即起而響應，慷慨應召從軍。

### 整飾吏治嚴懲不法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二日國軍收復南京、上海等地，九月三日全國慶祝抗戰勝利，中國國民黨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示決還政於民，共謀統一建國；國民政府通令淪陷區各省：當年免征田賦及全國緩役一年。蔣委員長雖早於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即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但因仍在抗戰時期，一切均本「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原則，故未變更體制，及至勝利到臨，為適應新的情勢，除將原侍從室第一處改為「軍務局」外，第二處第四組改為「政務局」，隸屬國民政府文官處，以配合蔣主席在政略上之運用。在人事上吳鼎昌先生任文官長，芷町先生任政務局局長，筆者任國民政府簡任秘書，仍在政務局工作，實際工作情況與侍從室時期大致相同，惟呈蔣主席之公文「簡表」，改由文官長核轉。曾憶此一階段，中央設計局主任熊式輝（即將就任委員長東北行營主任，處理收復後東北軍政事務與東三省劃分為九省等迫切問題）有一重要公文呈蔣主席，芷町先生認為內容有待商榷，與熊氏爭執劇烈，最後將原案折衷修正處理，於此可見芷町先生「對事不對人

」之基本態度。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國民政府明令定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三十五年一月五日國民政府公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辦法」，主要為協商和平建國方案及有關國民大會事宜。同年四月卅日國民政府頒佈還都令，定五月五日還都南京。五月三十日決定裁撤軍事委員會，改設國防部及任命參謀總長。此一時期雖全國同胞正為勝利而歡欣鼓舞，但芷町先生則認為隱憂甚多，除中共顛覆陰謀外，一部份地方接收官員，藉機斂財，營私舞弊，喪失民心至鉅，乃於簽辦公文時力主整飭吏治，嚴懲貪污不法，以「居安思危」，共相警惕。五月二十三日蔣中正主席偕夫人飛臨東北瀋陽，宣慰民衆，同京時帶來大批人民陳訴案件共三千餘件，其內容包括敵偽霸佔人民財產，地方官員接收後處置不當請予糾正；或提供戰後重建意見；或請求救濟撫卹，尋覓親人等類，芷町先生將全部文件一律交筆者處理，並指示處理原則：經審閱後分別交各有關部會核辦。同年七月十四日蔣主席偕夫人飛抵廬山，政務局由芷町先生率領陳秘書漢平、鄭秘書秀民，及周鑫君等七人隨赴牯嶺辦公。

芷町先生囑筆者留守南京，代為處理組內事務，經以處理人民陳訴案件為重點，日夜不休，加速趕辦。中間芷町先生一度回組，正見筆者因流鼻血夙疾復發，一面以濕毛巾冷敷頭部，一面仍簽辦公文。芷町先生甚為感動，後於謁見蔣主席時亦報告此一瑣事，此亦為他關切同仁的實例。（未完待續）